

乡愁：千里之外

(组章)

张中信(四川)

凝望村庄

站在秋风飒飒的庭院，不由自主地轻声呢喃。村庄静谧无语，像一株风干的白杨树，有气无力地生长着。一些鸡零狗碎的情节，在季节的包裹下发酵。

曾经被童年熟透的果实，被青春热烈过的收获，在唾手可得的季节，不再像往事那样让人怀念。

一些村外的人，悄然走进村庄。他们举手投足，像一些熟练的庄稼汉。摸摸稻子，捋捋玉米，那些长得饱满而肥硕的庄稼，格外惹人。可是，除了长长短短的凝望，高高低低的流连，他们怎能理解村庄内心深处的秘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地阳光，一季果实。空旷的河谷山川，在凝望的眼神中依然明朗。乡村的味道，收获的喜悦，在忽明忽暗的夜色中，奏响乐章。

舌尖上的村庄，让真实的世界与奔波的人生，在冬去春来的往复中，记住了乡愁。

回到村庄

一颗露珠，从叶尖到根部，应该多长时间？一粒光阴，从生离到死别，需要好过程？

从麦苗的生长到麦穗的成熟，一直在季节拨节中游走。如果回到村庄，回到麦子中间，这样的问题，谁能够回答？

回到村庄。我看见牛铃叮当的流年，在晨雾淡薄的时节，引着一枝牵牛花，把喇叭深邃的季节声声吹响。我还看见锣鼓喧天的渲染，大秧歌的摇荡，让一村一村的男女老少尽情欢畅。

蝈蝈儿鸣唱的夏天。知了一声短一声长。怀抱中的庄稼，像我乡下的兄弟姐妹，

每一声呻吟，每一步踉跄，每一茬生长，都让母亲牵肠挂肚。

一阵风吹过。心头掠过一丝寒暄。放慢脚步，我寻觅乡村的过往。我回到村庄，寻儿时伙伴的背影。年轻的那一抹时光，斑驳着轰轰烈烈的青春。

秋天的村庄

风动树影。大地无声。一夜之间，野茶藨的山水树木披红挂彩。

秋天到了。在村庄的层面，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怀想。季节在一片黄叶飞舞的车辙上奔跑。不断扩大旋转的半径，直到漫山遍野的庄稼，饱满成时令的收获。

夕阳西下。村庄在一阵紧一阵慢的秋风中欲语还休。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走过收获累累的田畴，为这个秋色灿烂的村庄，拎回一茬熟透的玉米。

老人额头密如蛛网的皱纹，以及满头沧桑的白发深深守望着这一份秋色。这些纷纷扬扬的形象，把村庄的现实映衬得更加靓丽。面对秋天的村庄，在稿纸的方格外，在大地的方格中，书写下诗行。

秋天的村庄，就这样被方格稿纸，一张一张地慢慢铺展……

心中的村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村庄。一直念叨着这句话。很多年前的离去，归根结底留在这句话里。

无数次游走梦里梦外。在外面的世界寻寻觅觅。看见树叶在秋风中飒飒掉落，就想起故乡收获的时节。看见一望无涯的千里麦浪，便神游于故园的苍茫大地。

很多日子，候鸟般悄然逸去。把自己打磨得极像一个城市人。在步履匆忙中，感受

着诗和远方。

在虚无缥缈的世界，我不想迷失了自己。每当夜深人静，剥开身上的伪装，无法褪去内心镶嵌的乡音。

忙忙碌碌的日子，与方格稿纸的写作。命中注定，很多时候都是无病呻吟。面对生长的稻麦薯椒，怀想生活的滋味。

我知道，我一直没有走失，一直都在返乡的路上。当然，这段路程与父亲和母亲的交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光。

似曾相识的村庄

我的村庄，一个生长禾苗、庄稼，也生长眼泪和记忆的小山村。

走过村庄的羊肠小路，抚摸父亲灼热的手心。挑满担子走南闯北的男子，或者天晴上山锄地，下雨在家做针线的女人。陕北的豆角，川北的瓜果。一年四季，不停地奔波，瓜熟蒂落的满足萦绕于心。

我在松涛阵阵的树影里徘徊。把封皮陈旧的《风流板板桥》和《野茶藨时光》一版再版，朴拙的封面上，落满蚂蚁们攀爬的痕迹。如果这便是故乡幸福的花朵，眼前迎风摇摆的草叶上，一定还蓄满儿时天真烂漫的泪滴。

在野茶藨，我和村庄抵足而眠。地老天荒，是我和山风们一段段年华。

那些肆无忌惮的风，吹得我和我的村庄，眷恋似水。

父亲的牛

牛的命运，一开始便被父亲界定在庄稼和土地上。面对牛，父亲一丝不苟。他和他的牛，构成一幅乡村农耕画卷。

鞭子高高举起，高过父亲的头顶。当他甩下去的时候，却只在牛背上划过一道浅浅的波纹。

牛的脾气，让我不可捉摸。因为它的存在，我的童年时光一下子拉长成十六个春秋。从一条活蹦乱跳的牛崽，到变成颤颤发抖的老牛。我和父亲的牛，在争功邀宠中互换身份。

九牛一毛。一毛不拔。这些成语可以当作老牛的注脚。父亲的一生，唯独厌烦的就是鞭子。没有鞭子的岁月，是父亲和牛最快乐的时光。高举鞭子的时候，父亲把鞭子挥舞成曲线，却好像在为老牛抓痒。

父亲的牛，不仅仅是庄稼的命根子。很多时候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上。让他的牛在季节的门槛，牛气冲天。

九牛一毛。我从来不敢动父亲的牛毛，或者狠狠地抽上一鞭子。害怕这个动作激怒了父亲，这可是他相依为命的根根。

生命中的村庄

故乡的邮编，虽已遗忘。村庄的定位，若有若无。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坐标，我喜欢把履历完整地填写，却总为记忆的支离破碎悲感。

没有月色的夜晚，独坐城市的阳台。风干的乡愁，恰似邻家悬挂的腊肉，一串串馋涎欲滴。

返回故乡，有些人为了寻求心灵的庇护，有些人试图抹平心中的伤痛，也有些人在老宅内翻来找去，寻长自己曾经的人生时光。

离开抑或归来。我在与一座村庄的名字，一条河流的奔涌，一个家族的历史暗中较劲。村庄无法承载生命的重负，河流淌过时光的年龄，那些血脉滚滚的向往，无法逃避。

群山万壑。松涛阵阵。万物俱在。一如群山之巅的岑寂。大地的村庄，生命的胎记。我用手中的笔，书写了村庄的辉煌。

遭遇一场秋雨

一场秋雨，与我赤身相遇。

先是三两颗，再是一滴滴，然后是一串串，针针都扎在我的心里。

快走，躲不掉；快跑，也跑不出。

眼镜被占领，看到的唯有秋雨；耳朵被劫持，听到的唯有雨声。

而我，也成了茫茫秋雨的一部分。

这场淋过杜甫，淋过唐诗宋词的秋雨，其实早有预兆：先是一只只鸣蝉飞进我的耳朵，再是一枝枝芦花开在我的头上，然后是一只只大雁离我而去……

既然命中注定了这场秋雨，不如做一根芦苇，给秋雨，做个伴郎；或者做一株金菊，给秋雨，一点颜色……

芦苇

一片洁白的芦花，盛开在大渡河的中央。好似一场雪，下在我的头上。

河水淹没了芦苇的胸口。一把把铜剑，总想把她击倒。

芦苇被剑击一次，我的身子就向北倒一次；再被剑击一次，我的身子就再倒一次。

五千年，芦苇纤瘦的身子不知被击倒过多少次，但她总是紧咬着脚下的土地，顽强地站立起来。

在一片汪洋中，托起我的梦想。

在三峨第一寨，遇见最美的秋天

在顺境中开放的花儿很多，在逆境中开放的花儿很少。

我敬仰着眼前这片金菊。在热闹的春天，它们坚守着自己的城堡，坚守着陶渊明的淡泊与宁静，默默地汲取着峨眉山的力量，观星，观月亮，观太阳从大渡东岸一次次升起。

在百花香消玉殒之后，在秋风扫落叶之际，它们迎着猎猎秋风，誓师出征。

一朵朵，都是燃烧的青春。一排排，都是沸腾的河流。一片片，都是震天的呐喊。将寒霜逼退，将我的心儿照亮……

秋日荷塘

世间哪有不萧杀的秋天？一枝枝残荷，立在水塘里，不惧狂风暴雨，展现风骨和坚韧。

不知哪一枝是你的？哪一枝又是我的？一朵刚出水的睡莲，好似一个初生的婴儿，呱呱的叫声，辉映着萧杀的秋风。

一只红嘴黑衣的水鸟，穿梭于残荷与睡莲之间，妙趣横生……

放逐大西北：向往源头的那片干净

张新平(湖北)



1 在雪域，一只陶壶走出混沌史前。源头的水，就这样安顿了波澜。

日月山，雨水充沛。源头的水，平和地流淌着，没有咆哮声。从一个少女，成熟为一位母亲。用她大气的柔，与威严抗衡，滋润广袤苍茫，沿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

跨越倒流的滴水，高原宽敞的风，愈来愈刺骨。意味着那个渗透沧桑的源头，越来越远。大河的魂与梦，在这里跃踊。

2

去采一瓶源头水，一直是我的心愿。

此刻，我看见了不是海的星宿海。没有极限的小溪与水坑，还有草泊，熙熙攘攘，随处可见大河的倒影。

我望得见一望无际的冻原与稀薄。唯有源头之水幸存下来了，延绵不绝。一座牛头碑，把大河的千思百感镌刻在此。

我看见一位位意气的公主，在这里抛弃思亲的石镜，一去不回头。从此，陪伴她的是和睦相处，茶马互市。

源头，天一样透彻的慧明，地一样永恒的韧力。她掺着母血的乳，一泻万里，奔流到海。

3

古道的马蹄声，惊醒源头的饥渴。太阳捧读雪山，似曾相识。一朵朵漩涡，挥毫源头，盛满着诗歌的激昂。

心，骏马，长袖舞，在这里深情相遇。通天河，充满激情的呐喊，从云海奔涌而出。唱响与生俱来的豪情。

今夜，我躺在被曲折分割的大河源头。高天厚土，深葬了我的冥想，还有酒酣的乡愁。

4

又见源头的蓝，从天边爬上来。

太阳，蹿过泥滩的焦躁。伫立扎西半岛，静静地恭候。等着她，月亮站在尽头。

不再西跑东奔，那份情愫天长地久。彼岸的唐古拉惊醒了，涌现一颗晶莹的心。思念，枕着一夜温柔，慢慢入眠。遇见一种力量，比落叶还轻，比大地更沉。

四千万年。板块冲撞的岩浆，还在奔腾，滋养着源头的心，比天地更宽。

5

向往源头那片干净，是一种瘾。

圣洁的山，透亮的冰川，还有碧青的湖。那方天真与透彻，棱角挺拔柔韧，纯粹触手可及。

望不透的白皑皑，还有草甸，花海，深藏闺中。安静，也是声音。

一场场不大不小的雨，连续不断。青草的湿，花儿的香，小虫的鸣，柏林的鼠，不再介意一切，跟着性情串行。过往烟云，覆盖了一垄从容的桃花沟。

看不到向往神久的雪山飞狐，却收获了伸向天边的虹。

梦想，终究在这里开花结果。

6

最幸运的事，在源头相遇那些冰川。

一朵朵雪花，落在高地，孤寂被挤压。雪粒抱团，万年森严无声，穿梭于浮光掠影。

一代代援藏人，传递着江南原始的绿。星光与血浆溶于冰肌玉骨，变换着季节开花，留下一方无眠水墨。

堆积被磨亮。一只稀世之鸟，穿越盔甲甲山的兴奋，满坡青稞茶香入梦来，还松茸羊肚菌的迷人。

雪莲盛开，源头的渴望被吹开。喜马拉雅山光芒倾泄而下，冰川的梦百转千回，木棉花蕊也落地生根。

冰川的咏叹，演变于自然而然的温暖。

7

源头驿站青海湖，有着别样情感。

望不断的画轴，沿着青海湖舒展。时而是莫奈笔下的肆意与浪漫，旷远的风里裹着咸的味和花的香。时而是梵高眼中的纯粹与自然，时间被风吹得细碎，好像丢了魂儿。

一群群虔诚的人，围绕着青海湖，去转湖，去源头人家。和他们一起捏糌粑，寄一封写着扎西德勒的明信片，快递给远方的亲人。

8

我在搜寻源头传奇，哪儿连接着天与地？

暗藏玄机的泉涌，一夜封冻，也一夜解封。一片白皑皑，蓝莹莹，绿茵茵，土生土长，紧紧相偎而动。

怀揣着不屈的生机。四面雪山拱卫着，源头的一片片圣洁，正是这样被渐渐沉淀。隐藏多少秘密？承载多少心愿？放养多少眩晕？

长日斜照，一座洁白的金字塔，矗立在冥冥之中。

那一派清澈的碧蓝，一泓明艳的柔情，都深深烙在记忆中……

相遇秋天

黄华春(四川)

(组章)

者做一株金菊，给秋雨，一点颜色……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83 期

锦里诗苑

冬日，我选择沉默(二首)

文君(四川)

遇见腊梅

冬夜无语，一缕暗香从刺骨的寒风穿越而来仿佛当年在雪域奔驰的蹄声每一蹄印都是一朵花

五瓣或者六瓣，白得纯净白得如此义无反顾，它们在腊月成就一场绝世爱恋而风，只是不解风情的路人

遇见的瞬间，丢失已久的记忆携缕缕飘忽的幽香来到人间，一别经年的思念化作漫天飞舞

而千军万马伫立的枝头我的悲伤无处逃离，孤单在冬雪里坚守或者，等待一场脱胎换骨

这次，我选择了沉默

风有些刺骨，寒冷被再次推至眼前，院里的树木花草似乎早已认命，任由枯败装饰余下的时空

在漫长的冬季，太多需要冬眠的事物正在消耗积攒了整个春秋的能量这样的时光需要隐忍就有如此时的山川、田野

风霜雨雪一次次覆盖下来沉潜泥土里的根茎与种子正在储备，期望用一生的力量消失，或爆发

而我，隐于人世最好的状态不过是俯身泥土耕种或者收割，不用为荣辱悲喜因为，我选择的是沉默

秋夜

彭郁青(湖南)

三两声蝉鸣点缀了夜星星眨眼看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渔火点燃船上的灯河面太静，偶尔传来鸬鹚叫

进了屋，我打开电灯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母亲倚靠的柴门

瓷器

马世钰(宁夏)

这是一个时代的器物一半是泥土一半是火焰

你曾是半壁江山也是一本没有扉页的教科书习惯了满盘琥珀生辉听惯了往日的朱樱千万颗

废弃的轮胎

王国萍(河南)

垃圾场摆放着几个破旧的轮胎严重磨损已经废弃老化人们似乎完全忘记它的存在，只有被它圈养的野草还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不必失落 我们没有忘记看偶尔停留的鸟儿双脚栖息在轮胎的边缘还有太阳在羽毛上散发出一缕金色的光芒所以它并不孤单

空无一人

林钊勤(北京)

安静的窗口透出些许光芒爬上泛黄的书页

身外之物皆为虚拟返回宁静的生活我凝视夜空的自己才发现，真的空无一人

沈园

周莎(河北)

穿过时代的青烟在破镜的碎影里雕刻千古绝恋哪成想一转身竟成路人再相逢已咫尺天涯